

门神门神骑红马，
贴上门神守住家。
门神门神扛大刀，
大鬼小鬼进不来。

三千年前，
门神已经开始守护我们的家！

门神扛大刀

王少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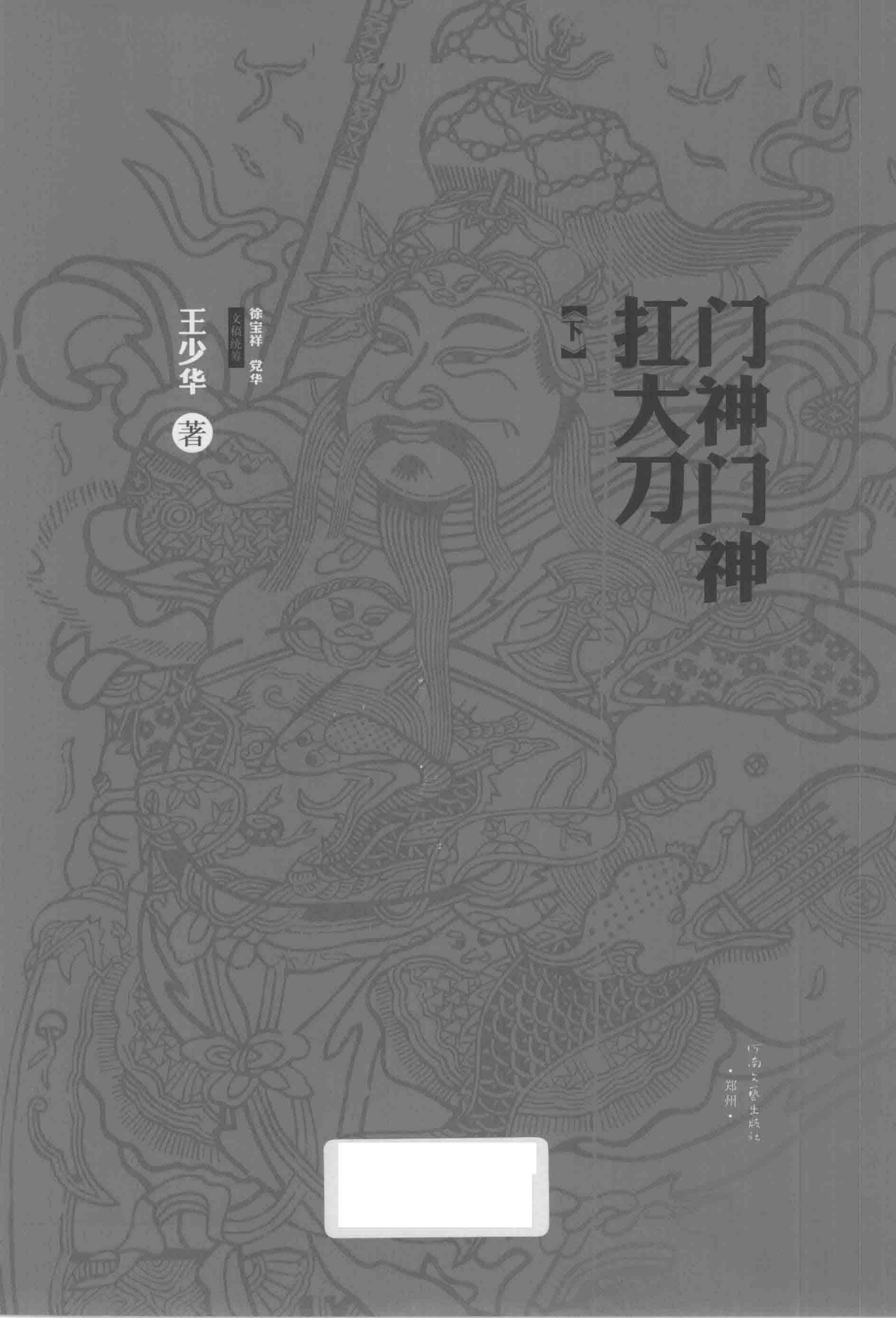
著

徐宝祥 党华

文稿统筹

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扛门大神 刀门神

王少华

著

徐宝祥 党华
文稿统筹

河南美术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门神门神扛大刀/王少华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5.2

ISBN 978-7-5559-0180-8

I.①门… II.①王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1628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总印张 43.5
总字数 524 000
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印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总定价 55.0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第十三章

上矣下財



【坠子唱词】关老爷，义千秋，协助天地把人间守，三界降魔称关帝，佛道两教的护法侯。关帝高高居在上，财神老爷居下首。世人苦被金钱累，上关下财有讲究。要想发财先讲义，不义之财难到手。奉劝世人早日醒，忠孝节义不敢丢。头上三尺神明在，贪婪小人快收手。发财本是欢喜事，勤劳致富，幸福才更长久。

1. 大辈：“谢保民你拍拍良心，如果你是我你咋办？恁儿子都进俺贺家了，这时候再说去解除法律手续还有个屁用！你想恶心我一辈子？”

压贺家出来，耍蛋一个人走在街上。本来贺门神非要刘德平送耍蛋回家，耍蛋谢了师傅的好意，说自己压小就在城里混，闭着眼都能摸回去。贺门神不依，说以往是以往，今几个不一样。耍蛋心知大年期间都急着回家团圆，不想给人家添麻烦，再说他也不稀罕刘德平，急了他一句“放心吧师傅！我又不是娘儿们”，把大家都逗笑了，算是告了别。

城里的烟花一个赛一个好看，耍蛋长恁大，好像从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夜色，他头一次对这个老城有了感觉。行人和车辆不多，在路口，他第一次像个绅士样等红绿灯，即使没有车，也等到绿灯亮了才走。

有个不看灯的三轮硬闯，差点蹭着他，他也有像以往那样张嘴骂人，而是友好地一笑而过。

小米粒样的雪缓缓落下，有一只流浪狗跟着他，孬蛋看着路灯下狗的影子，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。他蹲下身对狗说：“过年啦，你吃饱有？我快到家了，就在前头，亮灯那儿。以后你再饿了，就到书场来找我。”

回到小书场后台，令他意外的是，他妈穿着一件火红的毛衫，脸上泛着红光，小书场的桌椅板凳光洁如新，地上的杂物都归置了一番，地面擦得干干净净。顾兰兰正把涮干净的拖布挂好，瞅见他进门，高兴地招呼：“乖，下雪了，冻坏了吧？在师傅家有少吃肉吧？给你沏了王大昌的花茶，不烧嘴，喝吧。”

孬蛋发现，出门前那个蓬头垢面满脸黑云的妈不见了。她吃了啥药变成这样了？孬蛋往屋里大床上瞄了一眼，只瞅见平整干净的新床单新被罩。

孬蛋赶紧收回眼，说：“喝了茶咋睡觉啊？”

他妈愉快地说：“睡不着就守岁，啥时候困啥时候睡。”

他几乎不习惯这个通情达理的新妈。

年三十夜，看了好戏饱了美酒的刘德平回家后，催着丁丁早睡，然后把二辈往床上拽。二辈满脑子都是家里的事儿，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。刘德平猴急，二辈烦得不行，刘德平带着淫邪的笑小声问，不让老子睡你啦？二辈情知他那点毛病，可父亲的叹息在她心里挥之不去，实在装不出一点头热乎劲，就说，腰疼刚好点，今儿个用凉水洗洗刷刷大半天，腰疼得要命，明儿个再说。

刘德平刚要发泄，丁丁的房门重重地碰了两下。刘德平的火气慢慢消解了，他脑子里浮现出小凤的媚笑……半真不假地说，对你这么

忠贞有个球用！二辈权当有听见，扯过被子关了灯。

大年初一，刘德平坐在家里，两眼直愣愣看着里屋门上贴的一幅《报本堂三代宗亲》年画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你扯边卒，我不搭理你，炮沉底，我士象全，你崴老将，晚啦，我明车暗马偷吃炮……”

系着围裙的二辈压厨房走过来：“偷吃炮，偷吃炮，中午饭还吃不吃？”

刘德平站起来，指指门神：“你看，这一家子只要长辈坐得稳，下边的孙男嫡女再咋折腾都出不了框框。”

二辈：“年画上千年就是那么画的。”

刘德平：“有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说咱这一大家子也跟这幅画一样。”

二辈往厨房走，说道：“别提家里的事儿。头痛！”

刘德平跟进厨房，一边搭手干活一边说：“谁头痛恁爹都不会头痛。收谢保民的儿当徒弟，开始我也不理解，可是经过分析，我发现这是一步妙棋。恁爹那就是一只老狐狸。”

二辈刚要急，刘德平忙说：“我是夸恁爹。原来家里的事儿多复杂呀，他把那孩儿往家里一领，啥事儿都解决了，既能缓和大姐和谢保民的关系，又让三辈争着抢着要当接班人，一箭双雕。”

二辈可有想恁复杂，她看出来了，老爷子从来有这样过，就好像他这一辈子都在等这个孩儿，眼望儿等来了，都消停了。旁人说啥都白搭。

而二辈和刘德平都忧心的是三辈两口子的意思。二辈担心，三辈要是耍花样，老爷子抗不住打击，快八十了，咋能叫人放心？刘德平想的是，三辈会不会把老爷子榨干，像二辈这种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初一大早，贺门神洗漱罢，呼吸着湿润的冷空气，虽说空气中硫黄

味道还很浓,但心情是舒爽的。屋里的金橘也支棱得很卖力,大辈拽了三个饱满的小金橘给父亲泡水喝。

三辈早早赶到父亲上房,一起给列祖列宗上了香,再次证明他的诚意,老爷子显得很平静。

三辈刚出院门,就和谢保民撞个正着。瞅着这张加强版犊蛋的脸,三辈拱手作揖道:“大姐夫,过年好啊!”

谢保民一听这个称呼就腿软,路易十三那一刀的痛还有过劲呢。可,不接住还不中,难道自己心里不想这称呼名副其实吗?他咧了咧嘴,也回个新年好。贺老师一眼就清亮他初一大早弄啥来了,故意直奔主题:“咋?请俺大姐去给婆婆拜年吗?”

谢保民使劲在三辈脸上搜索,希望捕捉点真实信息。他冲三辈笑了一个男人能互懂的苦恼人笑,意思是咋不想啊。

三辈话锋一转,明告诉他要还想这个,赶紧把人领走,话说清亮。还说自己已经决定要正式加盟祥记,开始学艺,眼望儿全家都认可了,酒杯都碰过了。

谢保民有些意外,可犊蛋是老爷子钦定的。其他人恐怕不当家吧,他直接问:“这事儿咱爸咋说?”

三辈:“糊涂盆砸锅,无话可说!眼望儿就两个选择:要么你进贺家,要么恁儿进贺家。想爷儿俩一起来,门都有!事不大,你看着办吧。”

三辈说完匆匆走了。

谢保民瞅着他的背影冷笑:“就这承受能力啊?这才哪儿到哪儿啊?爷儿俩一起来,哼,俺妈的心思你还不知呢。”说着走进了院门,直奔上房给贺门神请安拜年。

贺门神扶起想要跪地叩拜的谢保民,说道:“心到神知,老礼就免

啦。”

谢保民铁青的胡楂儿一瞅就是才刮的，还真像新女婿。老头儿心里清亮，就对送茶进来的大辈说，大年间，恁俩正好心平气和说说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谁也别勉强，看个人造化。

屋里就剩下大辈和谢保民这对法律意义上的夫妻。谢保民首先放低身架，低头认错。大辈毫不客气地说，知道错就改。

谢保民赶紧表白，那个孩儿真不是他的，他也不希望那孩儿到祥记，云云。大辈一听这话，又在心里给他减了分，脸色就更难看。就一个意思，那是谁的娃俺不管，把他领走就妥了。

谢保民又不是小孩儿，话头恁不合辙，有法儿往下说。于是，就以退为进，表示愿意打离婚证，各自解脱。

大辈却激动了：“想得美！你说离就离了？”

这话让谢保民大感意外，愣怔地看着大辈不知说啥是好。

大辈质问：“谢保民你拍拍良心，如果你是我你咋办？恁儿都进俺贺家了，这时候再说去解除法律手续还有个屁用！你想恶心我一辈子？”

谢保民：“我说了，他不是俺儿。”

大辈：“你说不是就不是了？”

谢保民：“那你说咋办，我说去解除手续，你不同意，不解除手续你又不跟我成一家人，咱总不能都这翘着吧？”

大辈：“把恁儿领走，啥事都有，我立马跟你去办离婚手续，否则，咱就这耗着，那个姓顾的女人一辈子也别想名正言顺地进恁谢家。”

谢保民：“我倒是想把那个小兔崽子领走，他可得听我的呀。你也见了那孩儿，就是个浑球。”

大辈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。”

谢保民不知该说啥，他实在不明白，为啥他回回都赶不到鼓点上？

他想好，人家不给好脸。他愿散，可人家散还有条件。气蛋。

大辈：“谢保民，你都这岁数了，总得为恁儿的将来负责吧，我明确告诉你，恁儿学做门神有前途。不信你去看看，祥符城所有门神店里，都是像俺爸这岁数的老人，祖传的东西舍不得丢，当个乐子玩玩，谁家也不指着这吃饭。恁儿就不同了，他将来要凭这个养家糊口。迎迎那天告诉我，不远的将来，人都不住房子了，住大管道。你说，管道能有门吗？门都有了，门神往哪儿贴？有地方贴门神了，还学这门手艺有啥用，学了也得饿死。”

“放屁！”

大辈和谢保民扭脸一瞅，贺门神瞪着俩眼站在门口。

贺门神指着大辈和谢保民，吼道：“恁俩要有啥正经话，就该干啥干啥去，少在这儿给我扯闲篇！”说罢贺门神赌气走了。

谢保民得意了：“大辈，不说了吧？根儿在老爷子那儿，有本事你先摆平他。”

谢保民起身走出上房。

身后大辈叫道：“谢保民，你别得意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徒弟徒弟，三年奴隶，你那倒霉儿子要是在‘祥记’里遭了罪，你可别心疼！”

放狠话谁不会，谢保民回身瞅着这个他惦记了半辈子的女人，笑着撂一句：“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不心疼！”

2. 三辈：“俺家过去老版门神到处扔，就有当回事儿。”

郭师傅老理儿多，来拜年还掂了四色礼物。贺门神对他说道，咱俩这辈子在一起的时间，比跟老婆在一起时间都长，还弄这些俗礼弄啥。郭师傅笑着说，这些俗礼是咱老先人留下来的，该弄还得弄。

大辈给沏了两杯上好的信阳毛尖送进来，俩老爷子难得清静地在

后宅说说话。

郭师傅品了一口,点点头说:“‘小浑淡’,不孬!”

贺门神以为说孬蛋,说还就这个小混蛋跟别人不一样,邪了门了。郭师傅笑着说:“俺说的是茶,叶小,汤浑,味淡。好茶!你那心思都在这身玩意儿谁继承。”

这就说到了主动要继承的贺三辈老师。郭师傅厚道,由衷替老掌柜的高兴,他感叹:“三辈要是能撑起门面,咱老弟兄俩可就省心啦。”

贺门神:“他要不是干家,咱俩更闹心。”

郭师傅:“这还不全在你老掌柜调教,井淘三遍出好水,人从良师技艺高嘛。”

贺门神冷笑:“同样草,同样料,驴不长膘马长膘。”

郭师傅:“那个狗屁不通的小蛋罩你都收了,咋反倒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啦?”

贺门神:“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。他既然说了,那就让他试试。先说好,一个头给你磕下去,你老兄可不敢心慈手软。”

郭师傅:“这你放心,等过罢年一开张,我就给他上满弦,一块版三天‘出渣’,五天‘净底’,先给他个下马威。”

贺门神满意地点点头,是不是真的,别光用嘴说。

换下夜市小吃摊儿上的衣服,一身笔挺西装的烧饼瞅着怪别扭。在三辈的一再恳求下,他答应带三辈去见一个混家儿。

路上,烧饼给三辈大概介绍了下这混家儿的来头。简单说,头两年他还蹬着三轮收破烂呢,在乡下收了个小泡菜坛,找人一瞅,官窑宋瓷!九十万出手了。眼望儿鸟枪换炮,玩儿得大了,祥符城装不下他了,去浙江那边倒腾古币,一走就是一年多。这不过年嘛,恋窝,回来了,咱们去认识下,能不能结善缘,要看老天爷高不高兴了。

三辈羡慕地说，恁都是走了大运。已经脱了贫的烧饼心态倒平，说那可不一样，俺家那大铜壶是祖传的，大不了俺算败家子，吃喝祖宗了。他这是横财，咋能一样呢。

三辈寻思，祥记门神是俺贺家自己的，想必老天也会眷顾我吧。就这样日头底下做着美梦，来到了古色古香的源生茶庄。

远远就瞅见一个衣着阔绰、头发溜光的人在那儿坐着。两人走上前去，烧饼介绍道：“这位就是大古董商韩八斤。”随后又介绍三辈：“我老同学，贺三辈！”

八斤老板一开口，地道祥符人，三辈略微放松，寒暄了几句。八斤老板气度非凡地说：“老弟，这个行当里，最敬那些不显山不露水的人，用咱祥符老话说，屠门出朱亥，市井藏侯嬴。朱亥和侯嬴可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，谁比谁差啥？就说烧饼，一脸麻子，谁想到他家有个明代的铜嘴大茶壶？所以说，老弟你只要手里有玩意儿，早晚能够跳出苦海，成为人上之人。”

烧饼赶紧托住：“咋样，张嘴一说话，那就不是一般二般人。”

三辈兴奋地说：“今几个，我算是见到真神啦。”

八斤：“啥真神？我不过是先走一步，你找我那就算找对人啦，说媒不打兔，少走冤枉路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手里玩意儿要是不上眼，那神仙也帮不了你，我说的可是大实话，不怕得罪你。”

烧饼：“意思都知，他家也是咱祥符有名有姓的人家。三辈，东西拿出来让八斤瞅瞅。”

三辈小心翼翼压兜里掏出一方叠着的门神，打开铺在桌面上，这是一幅《上关下财》。

八斤俯身细看，看了一眼赶忙打开手包，拿出放大镜四角里细细瞅，又错后身子全盘打量，作势大吃一惊。又瞅瞅，直起身来看着三辈和烧饼，竟然皱皱眉眼哭了，用指头点了点三辈，流着眼泪摇了摇头。

这一出哑剧，可把三辈和烧饼都搞蒙了。三辈老师第一反应是：咋？这玩意儿价值连城，吓着真神了？

八斤老板像被开水烫了一样，冲三辈瞪眼：“糊涂！糊涂啊！这么好的玩意儿，咋能叠呢？你还不上道啊！”

.....

一幅老版《上关下财》门神卖了三百块，三辈和烧饼走出茶馆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。

烧饼：“羊尾巴盖不住羊屁股，这家伙真会露羊蛋。”

三辈：“画儿不能叠，谁知有这规矩。”

烧饼：“别信他，啥品相毁了，他要不哭咋能把价钱压到三百块？我看这幅清代老版的《上关下财》，少说也值五百块。听说过《五牛图》吗，都烂成碎片了，照样是无价之宝。”

三辈：“俺家过去老版门神到处扔，就有当回事儿。”

烧饼：“他说得也对，一幅年画，撑死能值多少钱？版才值钱！”

三辈：“版我绝对不敢卖给他。”

烧饼：“这家伙滑头，不敢长久打交道。”

三辈：“换个人我也不敢卖，那些祖传老版，是俺家老爷子的命。”

烧饼拍着三辈的肩膀：“为了钱谁还要命？兄弟，回头我给你拆洗^①个肯出大价钱的买家，你就等着发财吧。”

三辈做梦都想发财，不过，他认为自己比烧饼段位高，还不至于颠倒命和钱的先后顺序。

迎迎一早不断回复海内外友人的问候信息，好不容易腾出手来喝水，发现她妈正在生闷气。不用问，都是家里这团乱麻惹的呗。她还

① 拆洗：同“拆析”，联络、说合；有时也用作“解释、分析”。

是那句话,让她妈跟她去美国,何苦窝在这消耗有限的生命呢。

大辈心知迎迎跟她想法不一样了,孩子心疼妈,她放心不下老父亲,说到底,母女心连心,这是大辈目前最大的安慰。

迎迎觉得,孬蛋、谢保民,还有那个被她整哭的谢老太,这一家子的毛病都是姥爷惯出来的,不把他摆平,说啥也白搭。

迎迎:“我真替你悲哀,这事儿要在美国,简直就是笑话。美国人常说,利益面前,没有仇敌。你跟谢保民又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,孬蛋跟你有啥关系?他来学徒,受益者是咱‘祥记’,何必闹得水火不相容?还有,你既然不爱谢保民,也明知当初领取结婚证是一个错误,可是在对方提出要解除这种错误关系的时候,你不但不积极主动,反而利用这种法律约束来牵制对方。妈,你这是自私你知道吗?你不想想,这样做对谢保民公平吗?对孬蛋公平吗?”

大辈:“对我公平吗?谁给我公平啦!”越想越委屈。

迎迎笑了:“妈,忠言逆耳,好话不好听,女儿不会害你。真按我说的,啥都放开了,那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公平。”

大辈叹道:“真要能放开那就好喽!妈知你是好意,可是一方难治百家病,咱祥符是座老城,家长里短,哪一家唾沫不当暗器使,恁姥爷一辈子就活个脸面,我不能让人戳咱贺家的脊梁骨。”

迎迎:“我看,你是夹在个人幸福和家族名誉中间难以取舍,既然你不喜欢美国药方,那我就给你开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药方,就三个字:和为贵。你跟谢保民好合好散,我让姥爷和谢家老太太也化干戈为玉帛,难道不好吗?”

大辈知道迎迎说的都在理儿。大道理人人都懂,小情绪难以自控。过日子是一分一秒一个人一个事儿地面对,别管你能不能受得了,一个也避不开。不能像赴宴,光夹自己爱吃的,不爱吃的绕过去就中了。这些,二十郎当岁的迎迎咋能体谅呢?

3. 贺门神叹道：“走路朝前看，做事往后想，云飞月走天不动，浪打船摇道不移啊。”

那几个来拜年的年画店老掌柜告辞了，谢老太心不在焉地涮茶杯，一不小心手一滑，打碎一个印着清明上河图图案的鼓形茶杯。捡起一个大的碎片，正好齐茬挨边上是个门神的轮廓。谢老太自语道，就凭这门神是老物件，俺那盘鼓就不是？凭啥你能争，却叫俺门背后放光？

越想越远，老鳖孙要是当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心思还能分给别人和事吗？末世情结噬咬着谢老太那颗永远年轻的女人心。

至于那几个拱火浇油的老家伙，谢老太懒得戳穿他们。凭去咬吧，不掐不咬就不是祥符城的老妖怪。正在琢磨下一步的对策，门响了，有人来拜年。

菊花欢天喜地地跑进来拜年，发觉谢老太情绪不对：“大年间，你的脸咋沉得像个门神？”

谢老太：“别提门神，提门神我跟你急。”

这个压小一起知根把底的老姐妹啥都知，听她这口气，也陪她叹了口气，女人这辈子，还图个啥呢？菊花也是个孤身老太太，两人同病相怜，就有再捅她心窝子，两人一起出了街门。

菊花给谢老太展示她的新鞋，说这鞋穿着可得劲，走路不费劲。又顺势开导她，俗话说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，你心里放不下也正常。

街上的喜庆似乎跟谢老太无关，她麻木地走着，跟老姐妹诉着憋屈。

菊花：“要我说，你是人在情中迷，眼望儿情况比当年不知好多少倍，凭有儿吧，让他赶紧接手艺，丢了这一摊，你大大方方去找贺门

神。”

谢老太：“不养儿子不生气，不种荞麦不污地。啥事儿都能顺了你的意？”

菊花：“只有这一条路，指望贺门神给你当倒插门女婿，五十年前办不到，五十年后你也白做梦。”

谢老太何尝不知，所以她对老姐妹说了实话：“扯了龙袍是死，打了太子还是死，我一直变着法儿折腾他，让他啥时候也甩不掉我。”

菊花提醒她：“姐，你不是还有个孙儿吗，让孙儿接班不是一样？”

谢老太恍然大悟，可不是吗？别管谢保民嘴上咋说，那个大活人不能装不存在啊！老黄啊老黄，咱有孙儿啊！让咱的孙儿来当这个盘鼓接班人，我看谁敢说啥！

谢老太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，顿时脚底生风，对菊花说，走，逛超市去，买点新鲜东西，这阵子慌慌着，啥也有准备。买了东西，今几个在俺家喝酒。

迎迎觉得自己长大了，要为妈妈分担点实质性的忧愁。以她之见，问题的根儿就在姥爷身上。小姨不在，她决定亲自找姥爷谈谈。她特别纳闷，挺简单的事儿，大人们为何把它弄得那么复杂。

给姥爷续上热茶，迎迎开诚布公说了自己的意思。先把谢老太在医院说的关于梨树和雕版的事情重复了一遍，末了说道：“就这件事来说，姥爷，你要是谢保民他妈，你咋办？被人糊弄了四十多年你甘心不甘心？人这一生能有几个四十年，何况她还是个寡妇。”

贺门神：“就因为她是寡妇，所以才不能让她见那块版。”

迎迎：“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她从丧偶那天起，就必定会把全部心思集中在这块雕版上，因为她要为自己失衡的心理重新寻找一个支撑。这块雕版能够给她带来心理上的满足，能够让她发现自我价值，

认为自己活得有意义。可是雕版她一直得不到,心理压力自然就越来越沉重,最后则会导致情绪失控,采用一些偏激的方法来处理问题。”

贺门神:“能让她变成神经病?”

迎迎纠正道:“精神病。任何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伴侣,在感情上受到挫折,都要承受这种心理压力。比如我妈,一天到晚都不闲着,她就不累吗?她就不烦吗?她是没办法,因为她还没寻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,只能用琐碎家务事来填补心理上的空虚。”

贺门神骂道:“谢保民是狗肉上不了席面!”

迎迎:“那咱还说谢保民他妈。”

贺门神:“把雕版给她,病立马就好?”

迎迎:“这谁敢保证。姥爷,就是不管谢老太太的死活,你也得为俺妈想想,没一点爱情,我妈这后半辈子怎么活呀!”

贺门神:“爱情个啥,都恁大年龄了,就是搭伙过日子。”

迎迎:“搭伙过日子也得看着顺眼啊。你知道我妈怎么评价谢保民的形象吗?我妈说,谢保民是一个人不看,两个人看掂手榴弹。”

贺门神有些不悦:“恁妈那是糟蹋人。”

迎迎发觉姥爷有些不高兴,不想大过年惹急他老人家。在她的记忆里,姥爷虽然脾气直,但对小姨和她还是宠爱的,比其他人温和得多。尤其她刚出去上学时,她妈说姥爷几乎为她腾空了家底。这些她都铭记在心,所以她就打住了话题,转而夸起姥爷的门神,说她过年新换了头像,就是店里的招牌,很多朋友都点赞。姥爷说,喜欢这次走就多带些去,送朋友。

该吃饭了,大辈端着红烧鲤鱼要摆桌,贺门神就手把餐桌上一个装鱼肝油的大瓶子往边上挪了挪,那是迎迎压美国带回来的,他和大辈每天都吃。老爷子挪着瓶子,像是无意间说,美帝国主义也还是有好东西的嘛,大辈,过罢年你也去迎迎那儿逛逛。